

## 記得我！記得我！

工作人員告訴我，一對在北京的夫婦，一年前就約定帶女兒前來尋求家庭治療，路上女兒發病，只好半途而返。現在女兒已經病逝，父母仍然要求見我。

在上海數日，工作安排得密密麻麻，但是我禁不住想：由「咱們三」變成「咱們兩」，這家人究竟要承受着多少悲傷？在百忙中我還是設法會上他們。

這對夫婦的女兒，二十四歲就患上一種罕見的癌症。父母帶着她上天下地，四處尋醫，父親因工作關係，不能輕易出國。有一段時間，母親獨自伴着女兒在美國接受治療，父親天天待在電話旁等消息。病情轉好，他們就充滿喜悅，病情惡化，他們就陷入絕境。四年來他們就是這樣無助地陪着唯一的女兒與病魔搏鬥，直到兩個多月前，女兒二十八歲去世，他們把骨灰帶回家中，女兒的遺願，就是將來與父母合葬。

這夫婦仍在壯年，前面還有很長的路。孩子生病時，生活充滿煎熬與絕望；沒有女兒的日子，生活却是空空洞洞，毫無着落。

我特別選了一個小房間，讓我們坐得近一些。我不敢打斷他們的話，甚至不敢問他們為什麼要見我，他們有說不完的回憶，女兒生病過程中的一點一滴，對他們是那麼重要。每一分希望、每一分痛，都拼命抓着。然而在最後，即使緊緊地捉着孩子的雙手，仍逼不得已地送她上路，抓住的只有一思一念。

他們說：「女兒很喜歡 **Coco** 那套動畫，在病榻上也要與我們一起再看；只要我們沒有忘記逝去的人，他們就永遠繼續活着！」這動畫把生死的兩個世界連接得那樣理所當然，真的給活着的人帶來無限安慰。

但是，孩子走了才短短數月，他們又怎能不失魂落魄，跌跌撞撞？

父親說：「每當有人叫我不悲哀，我就十分生氣！」

我完全明白那種感覺，因為我也曾失去至親的人！

但是，現在父親却擔心妻子的情緒長久不能平復，怕她太沉迷於女兒的思念中，不能自拔。

如何處理失去至親的沉痛和憂傷？每個人都不一樣。但是一個人哀傷，遠不如兩個人一同哀傷！

只是獨自哀悼容易，一起哀悼難！

由孩子生病以至離世，無論遇到多大困難，夫妻都能夠一同面對。但是孩子走後，他們却好像失去一個共同目標，漸漸變得生疏，各自憂傷。

父親說害怕妻子過分傷感，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傷心事；母親却希望父親多聽她傾訴，不老叫停。

妻子說：「我其實很生氣，也很害怕！」

氣的是死亡把女兒擄走，怕的是丈夫也會把她棄離！

長年來與女兒形影相依，母親那種肝腸撕裂的失落，現在最需要的是丈夫的支持，偏偏父親自己也在極度哀思中，自己的悲傷都承受不了，又怎能容易面對妻子的情緒渴求？

其實丈夫也並非無情。他說，每天早上醒來，都會到女兒的房間靜坐一回，獨自思念！

母親聽後十分驚訝，更讓她感到與丈夫疏遠。

我問他：「為什麼不邀請老婆陪你一同思念呢？」

他趕緊解釋：「老婆早上不會起得那麼早！我不想打擾她！」

我也察覺到自己的提議並不適當，父母各自都要有思念孩子的私人空間，這是必須尊重的，並非一定要事事都成為夫妻共處的活動。

倒是在交談中，才知道他們對彼此內心的需要，很少分享。

妻子參加了很多哀悼輔導的課程，丈夫也不停鼓勵她找外援，把妻子的情緒都交給專家處理。有趣的是，妻子最希望的是丈夫的陪伴。丈夫却以為妻子很有主見，並不需要他的參與，甚至不會聽從他的意見。

妻子說：「其實我最最希望的，是他陪陪我，甚至不用說話，靜靜的讓我依靠着，我就會安頓下來！」

其實，這也是女兒的遺言！

女兒臨走時，曾經拉着他們的手，對父親說：「爸爸，現在你要把給我的愛，都留給媽媽！」

也許女兒最希望的，就是他們由父母的角色，變成夫妻的親密。

孩子早逝，是痛中至痛！失去至親，起碼要兩年才能平靜下來，而且心中的隱痛，歷久不忘；往往在你最不經意時，突然勾起，讓你情不自禁。我希望他們每思念女兒時，就記得互相接近！只有這樣，他們才能彼此填補那身心都被掏空的重大損失。也只有知道父母彼此安慰，活得充實，女兒才放得心下。

我把我的「magic chair」介紹給他們，我說：「就像女兒為你們準備的，坐在上面，就會向彼此伸手，就會想互相依靠，哀也好，樂也好，有彼此作伴，就不必感到絕望孤單！」

在那小房間裡，我們一起哭、一起笑，一同感受生離死別的不甘心！

悲歡離合總無情，但是人間必須有情，不然怎樣活得下去？

感謝這對夫婦，同意我寫下我們的會談，也讓我同時加入自己的幽思。

我不是死亡專家，但是每有人帶這個題目找我，我都不自覺地全神投入。每次經歷別人的悼念，都會同時喚起我生命中離逝的至愛，他們一直都在，只是移民到 Coco 動畫中那個亡魂的國度，彈着結他，向我召喚：remember me！remember me！

記得我！記得我！我記得他們，他們就永遠不會消逝！